

研究論文

# 江西樟坪畬話和臺灣四縣客話 若干語法初步比較\*

胡伶憶\*\*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博士班

## 摘要

畬話、畬語及客話在語音及詞彙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近似與差異，然而，在語法的差異上相對的較少人探討。

由於方言語法的研究所要注意的是比較，包括方言與方言之間的比較，以及與共同語的比較。再加上漢語方言是典型的分析性（analyticity）及孤立性（isolating）語言，因此，本文從共時的角度比較江西樟坪畬話以及臺灣四縣客話，初步探究兩者在語法結構中的體標記、介詞以及助詞等語法化程度上的差異。

**關鍵字：**虛詞、語法標記、畬話、客話、語法化

---

\* 本文根據筆者研修「客家語語法專題」的研究紀要修改而成。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諸多寶貴意見，使文中錯誤減至最少。尤其是帶筆者進入客家語語法領域的江敏華教授，課程中詳盡的指導才有這篇文章的誕生，特此深致謝忱。本文如有任何錯誤疏漏，當由筆者一人負責。

\*\* 胡伶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博士班學生，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E-mail：lynnyiki@gmail.com

## Research Article

# The Primary Comparison of Syntac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ang<sup>55</sup> ping<sup>35</sup> She<sup>55</sup> Dialects in Chiang<sup>55</sup> hsi<sup>55</sup> and Sih<sup>51</sup> hsien<sup>51</sup> Hakka in Taiwan

Ling-Yi Hu \*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Ph.D. Program of Hakka Studies,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 Abstract

She<sup>55</sup> dialects, She<sup>55</sup> languages and Hakka possess phonetic and lexic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hereas, the syntactical differences are relatively less discussed.

The research on dialectic syntax is to compare, inclusive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among dialects and common languages. In addition Chinese dialects are typical analysing and isolating languages. Thus, the article, as a synchronic point of view to compare Chang<sup>55</sup> ping<sup>35</sup> She<sup>55</sup> Dialects in Chiang<sup>55</sup> hsi<sup>55</sup> and Sih<sup>51</sup> hsien<sup>51</sup> Hakka in Taiwan, aiming at preliminarily probing the differences of syntactical structure, prepositions, auxiliaries, etc. between the both.

**Keywords:** function words, grammatical/syntactical mark, She<sup>55</sup> dialects, Hakka dialects, grammaticalisation/syntacticalisation

---

\* Ling-Yi Hu,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Ph.D. Program of Hakka Studies,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Address: No. 300, Zhongda Rd., Zhong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E-mail : lynnyiki@gmail.com

## 一、前言

羅美珍（1980：76）指出各地畬族所使用的語言可分兩種，一種是居住在廣東的惠東、海豐、增城、博羅等縣市約一千多人的畬族，使用屬於苗瑤語族的「畬語」，另一種是分布在閩、粵、浙、贛、皖五省的畬族，使用接近漢語的客家方言。

游文良（2002：9-25）認為分布在廣東蓮花山區和羅浮山區的畬族所使用的是「瑤族語言」，而其他地區的畬族所使用的是「畬語」，因為這種畬語是畬族的民族語言，是從古代畬語演變而來的。游氏所稱的「畬語」包含古代畬語的底層，客家方言的中層，以及漢語方言的表層，和張光宇（1996：243）提出「畬話」是經「客家化」再「當地化」的演變過程是一致的，稱呼則不相同。

吳中杰（2004：1）在張光宇（1996）的基礎上，進一步界定閩、粵、浙、贛、皖佔整個畬族人口 99% 的畬族，使用著接近漢語方言的「畬話」，廣東省蓮花和羅浮山區一帶的畬族所使用的語言是接近苗瑤語的「畬語」。

從前人的研究已知畬話、畬語與客話在語音及詞彙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近似與差別，然而，語法上的差異尚不多人探討。

## 二、研究目的及研究範圍

本文所討論的「江西樟坪畬話」語料來源為劉綸鑫（2008）《貴溪樟坪畬話研究》。此處的「畬話」指的是分布在廣東、福建、江西、浙江、安徽五省的畬族所使用接近客家方言的語言（羅美珍 1980；吳中杰 2004）。

中西裕樹（2010：248）以 Swadesh 的前 100 核心詞，比較畬話與漢語，證明畬話屬於漢語方言。漢語方言是一種典型的分析性

(analyticity) 及孤立性 (isolating) 語言<sup>1</sup>，是透過語序、虛詞或是加長句子的方式表示語法關係及語法意義，比較缺乏形態的變化。基於上述特性，本文想要比較客、畬話語法結構中的體標記、介詞以及助詞等語法化程度上的差異。

《貴溪樟坪畬話研究》是目前畬話語法較為詳盡的語料文獻，臺灣四縣腔客話則是個人調查訪問所得。<sup>2</sup>語法的文獻一般不易取得，從田野調查著手是最好的方式；第一手資料具可靠性及一致性，同時也是筆者的母語，用自己熟悉的母語作語法研究，瞭解畬話與客話在語法上的異同，相信是非常有價值的。

### 三、研究方法

漢語方言的體標記、介詞以及助詞都是漢語虛詞範疇的一部分。任何一種語言都有虛詞，尤其是漢語方言更是需要虛詞來表達許多語法意義。張振興 (2002: 5) 指出，方言語法的研究要注意比較，包括方言與方言之間的比較，以及與共同語的比較。因而本文比較樟坪畬話及四縣客話虛詞的具體方法如下：

1. 每一筆語料包含樟坪畬話及四縣客話的國際音標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簡稱 IPA)、漢字，以及轉譯。例如：

(1) 渠在寮喲。(樟坪畬)

tei1 ts'oi1 lau2 tɛʔ7.

佢在屋家。(四縣客)

ki2 ts'oi1 vuk7 k'a1.

<sup>1</sup> 「分析性」是句法上的概念，主要表現在把一些成分拆開而非濃縮成一個詞。「孤立性」是詞法上的概念，主要表現在沒有詞形變化。「分析性」和「孤立性」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連動關係。請參見：專訪 | 蔡維天教授：製圖理論視角下漢語的分析性與光譜分佈。「微頭條」。n.p.。語言學微刊。<http://www.wzaobao.com/p/29aF70a.html>，存取年月：2017/01。

<sup>2</sup> 本文所用之田野語料為採訪四縣腔客話母語使用者得來，發音人為臺灣省苗栗縣人。

（他在家裡。）

樟坪畬話的漢字、音標，以及轉譯，皆為劉綸鑫（2008）《貴溪樟坪畬話研究》中所記錄之語料。臺灣四縣客話的漢字請參見「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2. 逐句、逐項比較。針對虛詞的詞類、語義、位置、肯定或否定、是否弱化，以及在句中的結構關係等用法作分析。

3. 多方比較。特殊的語法化標記<sup>3</sup>增加其他方言的比較說明。

4. 用表格對照陳列畬、客話的異同。

大體而言，虛詞的用法多樣複雜，必需用不同的角度、層面進行分析，才能瞭解畬、客虛詞語法功能的差異。

## 四、資料分析

### （一）引介處所的介詞與標記

樟坪畬話中相當於漢語普通話的「在」讀為 ts'oi1，有三種用法：

（1）渠在寮嘢。（樟坪畬）

tei1 ts'oi1 lau2 tɛʔ7.

佢在屋家。（四縣客）

ki2 ts'oi1 vuk7 k'a1.

（他在家裡。）

（2）我在貴溪食个飯。（樟坪畬）

nuai1 ts'oi1 kuil te'i1 eiʔ8 ke<sup>4</sup> p'oen5.

<sup>3</sup> 以「在」為例，「在」可以作為動詞或是介詞，主要功能為引介處所。當「在」的語義虛化，在句子中是必要的成分（不能省略），功能為標記處所名詞，此時的「在」就稱為「處所標記」。請參見張雙慶主編（1996：6,26）。

僱在貴溪食个飯。(四縣客)

ŋai2 ts'oi1 kui5 si1 sɿt8 ke5<sup>5</sup> fan5.

(我在貴溪吃的飯。)

(3) 我在食飯，渠在睇書。(樟坪畚)

ŋuai1 ts'oi1 eiʔ8 p'oɛn5, tɕiul ts'oi1 t'ai1 sul.

\*僱在食飯，佢在看書。(四縣客)<sup>6</sup>

(我在吃飯，他在看書。)

例句(1)中「在」的功能是作動詞，表示主語的所在位置。例句(2)的「在」出現在動詞之前，作介詞用，表示動作發生的處所，格式為「在+L+V」。例句(1)(2)不論是樟坪畚話的「在(ts'oi1)」或是四縣客話的「在(ts'oi1)」，其功能都是引介處所。

例句(3)樟坪畚話的「在」作副詞，表示動作正在進行或狀態正在持續，用法與漢語普通話相同，也就是「在」可以不加處所直接出現在動詞前面，為「在+(L)+V」構式。四縣客話「在+L+V」的處所不能省略，即使句中沒有特定指某個處所，也一定會用遠指方位代詞使句子完整，如例句(4)的說法：

(4) 僱在該食飯，佢在該看書。(四縣客)

ŋai2 ts'oi1 ke5 sɿt7 fan5, ki2 ts'oi1 ke5 k'on5 sul.

<sup>4</sup> 樟坪畚話的「个」作結構助詞，此處的「个」已虛化為定語標記。「个」通常讀為輕聲，聲韻調配合表中記成陰平調 44，但語料中都不標調值，本文尊重原著，亦不標調類。

<sup>5</sup> 四縣客話的結構助詞「个」，本應讀作 ke5，發音人說成 le5，是受到前字韻尾產生連音變化的現象(羅肇錦 1988: 68-74,85-93)，問其若用 ke5 亦可。本文一律標本調，以下例句皆同。

<sup>6</sup> 「\*」星號表示該例句不合語法，也就是說，四縣客話沒有這種說法。

四縣客話的處所詞組「在該 (ts'oi1 ke5)」在例句 (4) 中並非實指某處，而是表達動作的持續狀態，強調的是動作發生的時間或是時段，可以看成是例句 (2) 的處所介詞語法化後向例句 (3) 副詞「在」演變的過渡階段。<sup>7</sup>例句 (3) 樟坪畬話「在+L+V」中的「L」不但語義虛化，甚至已經丟失，很明顯是受到普通話影響的結果。

四縣客話中相當於漢語普通話的「在」(白讀 ts'oi1、文讀 ts'ai5)，並不是最常用來引介處所的詞，最常使用的是「到 (to5)」或「著 (ti5)」，像是例句 (1) (2) (4) 都可以用「到」或「著」替換。<sup>8</sup>除此之外，四縣客話的「到 (to5)」還可以作為位移終結點標記或處所標記，樟坪畬話的「分 (pui1)」有同樣的用法：

(5) 渠拿畫貼分牆嘢。(樟坪畬)

tei1 naŋ1 fə5 t'ɔu?7 pui1 ts'ioŋ2 te?7.

佢膠畫貼到壁項。(四縣客)

ki2 lau1 fa5 tiap7 to5 piak7 hoŋ5.

(他把畫貼在牆上。)

(6) 你拿書包放分樓上去。(樟坪畬)

ni1 naŋ1 su1 paui1 piŋ1 pui1 leu2 soŋ5 ei1.

你膠書包仔放到樓頂去。(四縣客)

ŋ2 lau1 su1 paui1 e3 piŋ5 to5 leu2 taŋ3 hi5.

(你把書包放到樓上去。)

(7) 你拿書包放分在臺嘢。(樟坪畬)

<sup>7</sup> 江敏華 (2006b : 5-6) 認為是時體副詞。劉綸鑫 (2008 : 131) 認為客家話「在」後面可以加處所，並未完全虛化為副詞或介詞。

<sup>8</sup> 四縣客話所使用的處所標記讀音有 to5、t'oi1、t'il、ti5、tu5 等形式 (江敏華 2006b : 1)，「著 (ti5)」其本字及來源請參見 (江敏華 2013c) (江敏華 2006b : 13-17)，「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用字「在 (ti5)」。

ni1 naŋ1 su1 paʊ1 piŋ1 puŋ1 ts'oi1 t'oi0<sup>9</sup> tɛʔ7.

你摻書包仔放到桌頂去。(四縣客)

ŋ2 lau1 su1 paʊ1 e3 piŋ5 to5 tsok7 taŋ3 hi5.

(你把書包放在桌上。)

(8) 我□<sup>10</sup>分南昌。(樟坪畬)

ŋaui1 t'ɔŋ1 puŋ1 nɔn2 t'ɔŋ1.

偃歇到南昌。(四縣客)

ŋai2 het8 to5 nam2 ts'ɔŋ1.

(我住在南昌。)

(9) 你拿渠兩個人送分南昌去。(樟坪畬)

ni1 naŋ1 tɛi1 liŋ3 kuai1 nin2 puŋ1 nɔn2 t'ɔŋ1 ɛi1.

你摻佢兩儕人送到南昌去。(四縣客)

ŋ2 lau1 ki2 liŋ3 sa2 ŋin2 suŋ5 to5 nam2 ts'ɔŋ1 hi5.

(你把他們倆送到南昌去)

樟坪畬話作為標記的「分」，只能放在動詞後面，也就是說，樟坪畬話具有引介處所功能的角色有分工，在動詞前用「在」，格式為「在+L+V」，在動詞後用「分」，為「V+分+L」構式，兩者在語法結構上呈現互補的情形。例句(5) - (9)依其性質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靜態的、無界的；一類是動態的、有界的<sup>11</sup>(沈家煊 1995: 370-375)。

<sup>9</sup> 樟坪畬話有少數字具有小巧可愛之意，都讀成低短調，並且已失去本調，接近陽入調，語料中定為 21 與之區別，在六調之外，由於讀音短促但又不具喉塞，本文將其調類以 0 表示。

<sup>10</sup> 「□」表示有音無字，本文尊重原著不予更動，以下皆同。

<sup>11</sup> 在時間上，動作有「有界」與「無界」之分。有界動作在時間軸上有一個起始點跟一個終結點，無界動作則是沒有起始點跟終結點，或是只有起始點沒有終結點。動趨式有完結



例句(8)「分」的功能是標記動作發生的處所，所表達的是靜態的狀態，相當於普通話的「在」；「住在南昌」這個動作並沒有所謂的起始點，也沒有終結點，所以是無界的、靜態的。樟坪畬話例句(1)-(4)的「在+L+V」也都是呈現靜態、沒有終結點的狀態。

例句(5)(6)(9)是動態的、有終結點的事件。以例句(6)(9)為例，樟坪畬話都是「拿」字句（相當於「把」字句）構式，句中的動詞「放」或「送」搭配了動趨式，更強調動作在時間軸上的終止點，所以，「分」是位移終結點標記。四縣客話及普通話則是用「到」來標記位移終結點，同樣也搭配動趨式。相較之下，樟坪畬話的例句(7)有些特別。柯理思(2003)表示，北方方言的「V+X+L」格式大多是動態的用法，「X」的成分不一定和「在」有關，如同例句(6)(7)(9)普通話用「到」或「在」來標記位移終結點，四縣客話則是都用「到」；樟坪畬話的例句(5)(6)(8)(9)都是用「分」，只有例句(7)用「分在」。例句(7)四縣客話搭配動趨式，樟坪畬話卻沒有。四縣客話與樟坪畬話位移終結點標記「到」與「分」的對應，以及有無動趨式的配合，都顯示樟坪畬話「V+分在+L」的動態形式的「在」是後期才產生的。

從「在+L+V」與「V+分+L」用法趨近普通話的程度來看，動詞前的處所動詞或介詞比較容易被「在」取代，例如：樟坪畬話。動詞後的處所標記或位移終結點標記的粘著性較強，不易被取代。就處所動詞→處所介詞→處所標記的語法化過程而言，樟坪畬話「在」的虛化程度比四縣客話的「在」還高。

樟坪畬話的「分(pun1)」和四縣客話的「分(pun1)」都是「給予」義動詞。樟坪畬話的「分」身兼處所標記的用法，在中原官話中的宿州話、徐州話、河南話，以及畬語都可見到。中原官話的給予義

---

的意思，所以是有界的動作。「來」和「去」是趨向動詞，當「來」或「去」和動詞結合在一起，通常稱為動趨式。請參見「(三)補語標記 3.趨向補語標記」小節。

動詞作為處所介詞有一個「受益介詞」的階段(江藍生 2014:493-495) (張德歲、唐愛華 2010), 與四縣客話不同, 而廣東蓮花山區的惠東畬語(毛宗武、蒙朝吉 1986)的例子, 其用法和四縣客話是平行一致的:

- (a) 我在這裡你在那裡。(惠東畬語)  
 vaŋ4 kɿ6 nja4 muŋ2 kɿ6 va4.  
 偃到這位, 你到該位。(四縣客)  
 ŋai2 to5 ia3 vi5, ŋ2 to5 ke5 vi5.  
 (我在這裡, 你在那裡。)
- (b) 我在這裡寫字你在那裡看書。(惠東畬語)  
 vaŋ4 kɿ6 nja4 sja3 tshɔ4 muŋ2 kɿ6 va4 thɔ4 tɔ3.  
 偃到這寫字, 你到該看書。(四縣客)  
 ŋai2 to5 ia3 sia5 sɿ5, ŋ2 to5 ke5 k'on5 su1.  
 (我在這裡寫字, 你在那裡看書。)
- (c) 你那雙鞋放在床腳。(惠東畬語)  
 muŋ2 ɿ3 hjaŋ1 khiu5 tsuŋ5 kɿ6 tshuŋ2 tɔ5.  
 若該雙鞋放到眠床下。(四縣客)  
 ŋia1 ke5 suŋ1 hai2 pion5 to5 min2 ts'on2 ha1.  
 (你那雙鞋放在床底下。)
- (d) 他人住在那裡?(惠東畬語)  
 nuŋ4 ne2 hit7 kɿ6 pa4 tat8?  
 佢兜歇到那位?(四縣客)  
 ki2 teu1 het8 to5 nai5 vi5?  
 (他們住在哪裡?)

(e) 從你屋到縣城有幾多路？(惠東畬語)

kr6 mun2 niu2 sv5 zan2 san6 ma2 pr4 u5 ka3?

□ / 在若屋家去到縣城有幾遠路程？(四縣客)

t'i1 / tui5 nja1 vuk7 k'a1 hi5 to5 ien5 san2 iu1 ki3 ien3 lu5  
ts'an2?

(從你家到縣城有多少路程？)

(f) 這年給我們分了三百斤黃豆。(惠東畬語)

ne3 njo5 kr6 pal paŋ1 pal pa5 kjuŋ1 ta1 tho6 khun2.

今年俚兜分到三百斤黃豆。(四縣客)

ki2 nien2 nja2 teul pun1 to3 sam1 pak7 kin1 voŋ2 t'eu5.

(今年給我們分了三百斤黃豆。)

(g) 他給狗咬了二嘴。(惠東畬語)

nuŋ4 kr6 kja3 thr6 ho3 u1 tjo2.

他分狗仔咬到兩空。(四縣客)

ki2 pun1 kieu3 e3<sup>12</sup> nau1 to3 lion3 k'un1.

(他被狗咬了兩口。)

惠東畬語的給予義動詞「kr6」總共有七種語法功能，例句(a)(b)(c)(d)中「kr6」的功能為引介處所，可置於動詞前或動詞後，用法都與臺灣四縣客話的「到(to5)」或「在(ts'oi1)」相同。<sup>13</sup>例句(e)的「kr6」作為來源標記使用，用來表示動作發生的起點，四縣

<sup>12</sup> 四縣客話的名詞詞尾、動詞詞尾、副詞詞尾，以及形容詞詞尾，受到前字韻尾影響有連音變化(羅肇錦 1988: 68-74,85-93)。本文一律標本調，以下例句皆同。

<sup>13</sup> 例句(a)(b)，四縣客話可以用「在(ts'oi1)」替換。

客話可以用「t'i1」或「對(tui5)」或「ti5」(例句(20))，都有「從」的意思。<sup>14</sup>例句(f)中，「分(pən1)」是指「分配」的意思，「kx6」作致使標記，相當於普通話的「讓」。以四縣客話為例，「(NP1)+分+NP2+VP」構式所表達的是「NP1」與「NP2」兩人的關係，是自願允讓句<sup>15</sup>；省略「NP1」並不影響句子的可理解性，甚至「NP1」與致使標記「分」都省略了也能瞭解句子的意思；四縣客話例句(f)只剩「分配」義的「分(pun1)」，無法說成致使句應該和結果補語「分到」有關。

例句(g)的「kx6」則是作被動標記，相當於漢語普通話的「被」，和四縣客話的被動標記「分(pun1)」的用法相同。樟坪畬話給予義動詞「分(pun1)」作處所介詞的用法，只剩「V+分+L」構式和畬語例句(c)(d)(f)的用法相同。

樟坪畬話的給予義動詞「分(pun1)」主要位在謂語動詞組之前，與動詞組的結構關係大致可分為三種用法，都和四縣客話相同：

- (10) 渠分我一本書。(樟坪畬)  
 tciu1 pun1 ŋuai1 i?7 pun3 su1.  
 佢分僮一本書。(四縣客)  
 ki2 pun1 ŋai2 it7 pun3 su1.  
 (他給我一本書。)

- (11) 你□□拿張假錢分我。(樟坪畬)  
 ni1 nən5 sen1 naŋ1 tən1 kə3 ts'an0 pun1 ŋuai1?  
 你仰會拿一張假錢分我。(四縣客)  
 ŋ2 ion3 voi5 na1 it7 tsoŋ1 ka3 ts'ien2 pun1 ŋai2.

<sup>14</sup> 發音人表示「從」可以用「t'i1」或「tui5」。「t'i1」的本字不明；亦可用「到 to5」(江敏華 2013c: 1)。「在(tui5)」的用字請參見「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sup>15</sup> 使役致使句的特性請參見黃雯君(2014: 178-194)

(你怎麼拿一張假錢給我。)

(12) 你拿這個雞□倒來分客食。(樟坪畬)

ni1 naŋ1 kuai1 kuai1 tɕiai1 loɛʔ8 tou3 loi2 pun1 xaʔ7 eiʔ8.

你摻這隻雞仔刷來分人客食。(四縣客)

ŋ2 lau1 ia3 tsak7 kie1 e3 ts'ŋ2 loi2 pun1 ŋin2 hak7 sɿt8.

(你把這隻雞殺了給客人吃。)

樟坪畬話例句(10)的「分」為主要動詞，相當於漢語普通話的「給」，為「NP1+分+NP2+NP3+(VP)」的雙賓語構式，「NP2」為給予的對象。例句(11)為「NP1+VP+NP3+分+NP2」構式，「分」為與格標記。例句(12)「NP1+VP+NP3+分+NP2+(VP)」構式中，「分」後面的「NP2」是「分」的接受者，也是後面動詞的施事者，屬兼語式結構。此外，「分」還可以表示成「NP1+分+NP2+VP」的句子：

(13) 你分我打二兩飯湊。(樟坪畬)

ni1 pun1 ŋuai1 taŋ3 ni5 lion3 p'oɛn5 ts'eul.

你過摻僮添加兩兩飯。(四縣客)

ŋ2 ko5 lau1 ŋai2 t'iam1 ka1 lion3 lion1 fan5.

(你給我再打二兩飯。)

例句(13)的「分」所標記的「NP2」是「VP」施作的受益者，相當於四縣客話的「摻」，而四縣客話的「分(pun1)」並沒有這種構式。樟坪畬話與四縣客話「分」的語法化過程有部分相同的：

給予義動詞(例句(10))→給予(與格(例句(11)))→給予(兼語式(例句(12)))

樟坪畬話的「分」則還有更虛化的受益者標記（例句（13））及處所標記（例句（5）-（9））階段。江藍生（2014：493-495）認為中原官話給予義動詞演變成處所介詞的過程是：

給予義動詞→給予（變異雙賓語句）→受益介詞→處所介詞

其中，雙賓句經過了兩次變異，一次是「NP1+給+NP2+NP3」變成「NP1+給+NP2+VP」，也就是例句（13）的給予義動詞虛化為受益介詞；另一次是「NP2」變成處所名詞，並且「NP2」與「VP」具有同一性，這樣一來，給予義動詞就有可能演變為處所介詞。然而，我們在樟坪畬話中只看到「NP1+分+NP2+NP3」變成「NP1+分+NP2+VP」的一個例子，並沒有看到「NP2」變成處所名詞的例句，而且，處所介詞「分」只能放在動詞後面。中原官話的宿州方言的給予義動詞「擱ke55」<sup>16</sup>（張德歲、唐愛華 2010）表示處所時，相當於普通話的「在」，同時也有「擱在」的用法，與例句（7）的「分在」相同。例句（7）的「分在」與例句（13）很有可能是演變過程中遺留下的痕跡，和中原官話「擱」的語法化是否相關？樟坪畬話的「分」是不是畬語的「kɿ6」平行詞彙替換而來的？需要另文討論。

## （二）持續體標記

樟坪畬話除了「在（ts'oi1）」可以表示動作的持續外，「倒（tou1）」也可以表示動作行為的維持，相當於漢語普通話的「著（tʂə0）」，例如：

（14）戴倒帽子□帽子。（樟坪畬）

tuai1 tou1 mou0 tsoi3 ts'au3 mou0 tsoi3.

戴等帽仔尋帽仔。（四縣客）

tai5 ten3 mo5 e3 ts'im2 mo5 e3.

（戴著帽子找帽子。）

<sup>16</sup> 該文中只標調值，本文亦標調值。

(15) 車裡坐倒兩個外國人。(樟坪畬)

t'a1 li3 ts'o1 tou1 liŋ3 kuai1 ŋai5 kueʔ7 nin2.

車肚項坐等兩個外國人。(四縣客)

ts'a1 tu3 hoŋ5 ts'o1 ten3 liŋ3 ke5 ŋoi5 kuet7 ŋin2.

(車裡坐著兩個外國人。)

例句(14)(15)中的「V+倒」，四縣客話可以用「V+等(ten3)」的形式替換，表示動作或狀態的持續。「倒」作為持續體標記時，與「到(tou1)」讀音相同，所以也有寫成「到」的情況，不過，只有一例：

(16) 哪個在門口倚到！(樟坪畬)

nuai5 kuai1 ts'oi1 mun2 xeu3 tɕi1 tou1!

麼人在門口倚等！(四縣客)

ma3 ŋin2 ts'oi1 mun2 heu3 k'i1 ten3.

(誰在門口站著呀。)

樟坪畬話的「到」有兩讀 t'eu1 與 tou1，讀為送氣的 t'eu1 為白讀音，兩者都是作為主要動詞使用：

(17) 渠弟到過上海。(樟坪畬)

tɕiu1 t'ai1 tou1 ku<sup>17</sup> sɔŋ5 xoi3.

厥老弟去過上海。(四縣客)

kia1 lo3 t'ai1 hi5 ko5 sɔŋ5 hoi3.

(他弟弟去過上海。)

<sup>17</sup> 「V 過」表示經驗，「過」讀輕聲，不標調類。

- (18) 你到過北京吧？(樟坪畬)

ni1 t'eu1 ku1 pe?7 teiaŋ1 pe?

你有去過北京無？(四縣客)

ŋ2 iu1 hi5 ko5 pet7 kiŋ1 mo2?

(你有沒有到過北京？)

- (19) 天在落水，你到外頭倚下嘍，會淋溼衫吧？(樟坪畬)

t'an1 t'oi1 lo?8 sui3, ni1 t'eu1 ŋai5 t'eu2 tei1 xɔ5 te?7, xia5  
lin2 ɕiu?7 sɔn1 pe?7?

落雨天，你去外背倚看啊，看衫會溼無？(四縣客)

lok8 i3 t'ien1, ŋ2 hi5 ŋo5 poi5 k'il k'on5 a3, k'on5 sam1 voi5  
tuk7 sɿp7 mo2?

(天在下雨，你到外面站一站，看看會淋濕衣服吧？)

- (20) 從該落到南昌要走幾多久？(樟坪畬)

ts'uŋ2 koi1 lo?8 t'eu1 nɔn2 t'ɔŋ1 ieul tse3 tei3 to1 teiu3?

在這位到南昌愛行幾久？(四縣客)

ti5 ia3 vi5 to5 nam2 ts'on1 oi5 haŋ2 kit7 kiu3?

(從這裡到南昌要走多少時間？)

- (21) 渠到該□□還未買票。(樟坪畬)

teiu1 tou1 koi1 t'eu2 ne xan2 moi5 mai3 p'iaul.

佢到這下還冇買票。(四縣客)

ki2 to5 ia3 ha5 han2 maŋ2 iu1 mail p'eu1.

(他到現在還沒買票。)



例句(17) - (21)中的「到」都是到達義動詞。例句(14)(15)「V倒」的「倒」原本應讀為上聲調  $\text{tou}3^{18}$ ，但語料中與動作持續有關的例句都是記錄為陰平調  $\text{tou}1$ 。和樟坪毗鄰的鉛山太源畬話同樣有「V倒」的持續體標記形式，「倒( $\text{tou}3$ )」本調同樣為上聲調，作「V倒」時不論前字聲調何，「倒」皆會變調為陰平 44 (胡德榮 2008: 15-17)，與樟坪畬話「V倒」的「倒」調類、調值皆相同。南方漢語方言持續體標記通常是來源於處所詞語、結果補語或是趨向補語(劉丹青 1996: 11-30)，持續體標記「到(倒)」<sup>19</sup>就是趨向補語由空間軌跡轉化為時間軌跡的虛化，語音上通常都是輕讀，樟坪畬話的持續體標記與客話的使用情形相比較之後，其本字和來源應是趨向動詞「到」。

樟坪畬話的陰平調值為 44，許多輕讀的音也都讀成 44。臺灣東勢客話的狀態補語標記也有從上聲弱化成陰平「 $\text{to}1$ 」的現象，調值為輕讀的 33 (江敏華 2007: 244-247)，從跨語言的共時比較得知，樟坪畬話持續體標記讀為陰平是一種聲調弱化的語法化形式。

例句(18) - (20)的「到」都是讀為送氣  $\text{t}'\text{eu}1$ ，其本字應該是「透」字。<sup>20</sup>按：《廣韻》透：他候切；又《增韻》透，通也。《廣韻》通：達也。古有詩云：「人人有路透長安」，今四縣客話有「一條腸仔透屎脰」，梅縣客話也有「這巷仔可穿透大路」，客話讀為陰去，畬話則是古清去歸讀陰平，聲、韻、調及義都吻合。

<sup>18</sup> 同音字彙表中「倒」為上聲，調值為 35。

<sup>19</sup> 漢語方言的持續體標記「到」也有寫成「倒」的情形，請詳閱《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2002: 2187-2189, 3230-3232)；《漢語方言大詞典》(1999: 3323-3324, 4920-4921)。依李小華(2013)所見，客家話的「到」可兼作結果補語、能性補語和持續體標記，來源於動詞「到」的語法化。

<sup>20</sup> 感謝感謝審查人之一提示樟坪畬話讀為送氣的  $\text{t}'\text{eu}1$ ，本字應是「透」。王陽明詩請參見《王陽明全集(四)》(2004: 49)。梅縣客話請參見謝永昌(1994: 217)。四縣客話請參見「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 (三) 補語標記

「到」與「得」是南方漢語方言常見的虛化成分，主要置於動詞後面。四縣客話「到 (to3)」與「得 (teʔ7)」的功能有重疊，樟坪畬話的「到 (toul、t'eu1)」與「得 (taʔ7)」也有虛化成補語標記的語法功能。

#### 1. 結果補語標記

結果補語與前面的動詞彼此是「動作」與「結果」的補充關係，又稱「動結式」，主要在強調動作的實現與完成。

(22) 我找哇渠三到，都未找到渠。(樟坪畬)

ŋuail ts'au3 va tɕiul sɔn1 t'eu1, tu1 moi5 ts'au3 t'eu1 tɕiul.

佢尋了三轉，都無尋到佢。(四縣客)

ŋai2 ts'im2 e3 sam1 tson3, tu5 mo2 ts'im2 to3 ki2.

(我找了三趟，都沒有找到他。)

(23) 渠行得快很啊，我都跟嚟到渠个伴。(樟坪畬)

tɕiul xaŋ2 taʔ7 ɕiai1 xɛn3 a, ŋuail tu1 ken1 m2 tou1 tɕiul ke p'oɛn1.

佢行到忒遽了，佢都跟毋到佢。(四縣客)

ki2 haŋ2 to5 t'et7 kiak7 e3, ŋai2 tu5 t'en2 m2 to3 ki2.

(他走得太快了，我都趕不上他。)

例句(22)(23)的結果補語標記「到」，都是出現在動詞之後，所表達的是很明確的「結果」：「找到渠」、「跟嚟到渠个伴」，與四縣客話的用法相同。

## 2. 可能補語標記

可能補語標記同樣是用在動詞之後，表示能力或是一般可能義，如例句(24)中「得(taʔ7)」所表達的是「客觀情況所引起的可能性」(江敏華 2007)，這種用法四縣客話也有，肯定用法為「V得」，否定用法為「V不得」：

- (24) 該个菜食得吧？食得。(樟坪畬)  
 koi1 kuai1 ts'oi1 eiʔ8 taʔ7 peʔ eiʔ8 taʔ7.  
 這項菜食得無？食得。(四縣客)  
 ia3 hoŋ5 ts'oi5 sɿt8 tet7 mo2ʔ sɿt8 tet7.  
 (這個菜能吃嗎？能吃。)

- (25) 這個東西食嘸得，也用嘸得。(樟坪畬)  
 koi1 kuai1 tuŋ1 si1 eiʔ1 m2 taʔ7, ia3 iuŋ5 m2 taʔ7.  
 這種東西食毋得，也用毋得。(四縣客)  
 ia3 tsuŋ3 tuŋ1 si1 sɿt7 m2 tet7, ia5 iuŋ5 m2 tet7.  
 (這個東西不能吃也不能用。)

另一種表達「主語本身的能力」的可能補語結構，是補語標記加上「結果或趨向補語」，形成賓語位置不同的兩種構式：

- (26) 你打得渠過吧？(樟坪畬)  
 ni1 taŋ3 taʔ7 teiu1 ku1 peʔ  
 你打得佢贏無？(四縣客)  
 ŋ2 ta3 e3<sup>21</sup> ki2 iaŋ2 mo2ʔ  
 (你打得過他嗎？)

<sup>21</sup> 例句(26) - (31)「V得OC」或「V得CO」的「得」發音人讀 e3，四縣客話有 tet7、e3 兩讀，請參見「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看得起」一詞。

- (27) 一部車裝得三十個人落。(樟坪畚)  
\*一台車仔坐得三十儕人落。(四縣客)  
(一輛車裝得下三十個人。)
- (28) 渠擔得兩百斤贏。(樟坪畚)  
\*佢揸得兩百斤起。(四縣客)  
(他挑得起二百斤。)
- (29) 你打得過渠吧？(樟坪畚)  
\*你打得贏佢無？(四縣客)  
(你打得過他嗎？)
- (30) 一部車裝得落三十個人。(樟坪畚)  
iʔ7 p'u5 t'al tsɔŋ1 taʔ7 loʔ8 sɔn1 ɕiuʔ8 kuai1 nin2.  
一台車仔坐得落三十儕人。(四縣客)  
it7 t'oi2 ts'al e3 ts'o1 e3 lok8 sam1 sɿp8 sa2 ŋin2.  
(一輛車裝得下三十個人。)
- (31) 渠擔得贏兩百斤。(樟坪畚)  
tɕiu1 tɔn1 taʔ7 iaŋ2 liɔŋ3 paʔ7 tɕium1.  
佢揸得起兩百斤。(四縣客)  
ki2 k'ai1 e3 hi3 liɔŋ3 pak7 kiŋ1.  
(他挑得起二百斤。)

例句(26)(27)(28)「V得OC」構式是樟坪畬話生活中常用的說法，也分別可以說成例句(29)(30)(31)的「V得CO」形式，後者是受到漢語普通話影響後才產生的語法層次(劉綸鑫 2008: 162)。南方方言多是兩種構式並存，大多都是較古老的「V得OC」構式(劉綸鑫 2001: 328)。四縣客話的例句(26)只有「V得OC」構式，例句(30)(31)只有「V得CO」的形式。樟坪畬話與四縣客話雖然都有賓語位置不同的兩種構式，正在變化，但四縣客話的演變速度較快。

### 3. 趨向補語標記

趨向補語是用趨向義動詞作為補語成分，一般漢語方言中帶趨向補語的趨動式都和結果補語的語義相同。樟坪畬話的趨向補語標記用「得」，置於動詞之後，當動詞具移動義時，「得」所標記的是位移的路徑，這種構式便由趨向義進一步發展成結果義<sup>22</sup>，如例句(32)(33)「V+得+趨」構式：

(32) 東西放得入去吧？放得入去。(樟坪畬)

tuŋ1 si1 piŋ1 taʔ7 iuʔ8 ɕiu1 peʔ piŋ1 taʔ7 iuʔ8 ɕiu1.

東西放得入去無？放得入去。(四縣客)

tuŋ1 si1 piŋ5 tet7 ŋip8 hi5 mo2ʔ piŋ5 tet7 ŋip8 hi5.

(東西放得進去嗎？放得進去。)

(33) 門一開，幾個白蚊就飛得入來。(樟坪畬)

mum2 iʔ7 xoi1, tei3 kuai1 p'aʔ8 mum0 ts'iu5 pui1 taʔ7 iuʔ8 loi2.

門一開，幾隻烏蠅就飛入來了。(四縣客)

mun2 it7 k'oi1, ki3 tsak7 vu1 in2 tsiu5 pi1 ŋip8 loi2 e3.

<sup>22</sup> 趨向補語及趨向補語標記的特性請參見江敏華(2007: 228)。

(門一開，幾隻蒼蠅就飛了進來。)

「放」原本是放置義動詞，在例句(32)中擔任移動義動詞的角色，搭配動趨補語「入去」，「放」表示位移的方式，「入去」表示位移的路徑，趨動式「放得入去」便由原本表示空間位移的趨向義，發展成「動作」與「結果」的因果關係，構式亦由趨向補語構式變成動相補語構式。例句(33)的「飛」也是移動義動詞，動趨補語「入來」本身有趨向義，帶趨動補語的趨動式「飛得入來」表達的是一個動態、有界的事件(沈家煊 1995: 370-375)，四縣客話則是用完成體標記表現動態的用法。

#### 4. 完成體標記

樟坪畬話的完成體標記也可以用「V 得 (taʔ7)」表示，約略相當於普通話的「了 (lə0)」<sup>23</sup>：

(34) 該个布扯得三塊多錢一尺。(樟坪畬)

koi1 kuai1 pu1 t'a3 taʔ7 sɔn1 k'uai5 to1 ts'an0 iʔ7 t'aʔ7.

這坵布仔一尺三个零銀買个。(四縣客)

ia3 te5 pu5 e3 it7 ts'ak7 sam1 ke5 laŋ2 ŋiun2 mai1 ke5.

(這個布是三塊多錢一尺買的。)

(35) 渠着得一身新衫嘢。(樟坪畬)

teiu1 toʔ7 taʔ7 iʔ7 ɕin1 sin1 sɔn1 tɛʔ7.

佢著等 / 了一身新衫褲。(四縣客)

ki2 tsok7 ten3/e3 it7 sɲn1 sin1 sam1 fu5.

(他穿了一身新衣服。)

<sup>23</sup> 樟坪畬話的完成體主要是用「V 啊」表示，「啊」相當於漢語標準語的「了1」，非本文討論範圍。

(36) 你拿這個雞□倒來分客食。(樟坪畬)

ni1 naŋ1 kuai1 kuai1 tɕai1 loɛʔ8 tou3 loi2 pun1 xaʔ7 eiʔ8.

你摻這隻雞仔剛來分人客食。(四縣客)

ŋ2 lau1 ia3 tsak7 kie1 e3 ts'ɿ2 loi2 pun1 ŋin2 hak7 sɿt8.

(你把這隻雞殺了給客人吃。)

樟坪畬話的「V 得」相當於四縣客話表示動作完成的「V 忒(t'et7)」(例句(34)的「買忒 / 花忒」)用法, 例句(35)的「V 得」則相當於四縣客話的「V 了(e3)」, 兩句都是表示動作的完成或實現。句中補語成分由動相補語虛化而來, 所以結構上與動相(可能)補語「V 得」相同。四縣客話的「得 tet7」或「到 to3」並沒有真正的完成體用法, 都已經虛化成「e3 (了)」。樟坪畬話例句(36)「V 倒來」的格式與趨向補語構式「V+X+趨」並不相同, 構式中「X」只能使用「倒」, 趨向詞也只能使用「來」, 相當於漢語普通話「V+了+趨」構式。「倒」相當於普通話的「了」, 具有完成義。

樟坪畬話的「V 倒來」可以省略「倒」成「V 來」, 雖然語義不變, 卻失去「倒」在構式中所具有的完成義或達成義, 也就是說, 「V 倒來」並非是在「V+趨」構式中插入體標記「倒」, 而是「倒來」整個詞組已經成為表完成的複合體標記。在語義上, 「倒」和「來」都是趨向義動詞, 在句中語義已弱化, 並不一定和事物的傳遞或移動有關, 不過, 仍未完全失去趨向義。「倒來」的「來」以說話者為導向, 具有祈使義, 所以也可以用在未然的事件<sup>24</sup>, 搭配「拿」字句(相當於「把」字句)後, 在語氣上, 「V 倒來」的祈使成分較「V 來」緩和。

例句(36)的「V 倒來」的「倒」有完成義, 具結果補語的成分, 也可以分析成動相補語標記, 可是卻是讀成上聲調(tou3), 與前文

<sup>24</sup> 「V 倒來」的特性請參見江敏華(2013a: 17-19)

中讀為陰平的動相（結果）補語標記「到」，聲調不同。另外，樟坪畚話的持續體標記「倒」也是讀為陰平，其來源為趨向補語，與贛語的「到（倒）」、四縣客話的「到」，都是補語標記虛化造成的音讀弱化（請參見前文），這些都屬於「到」語法化過程中的演變階段（江敏華 2007：245-247）。

動詞→介詞→結果補語→（動相）→持續體標記→（完成體標記）  
→狀態補語標記

樟坪畚話的完成體標記「倒」應該是比結果補語更虛化的階段，音讀也應該更加虛化，但是「倒」卻讀為上聲調沒有進一步虛化，顯示「倒」和「來」的粘著緊密，早先一步結合成複合體標記，所以沒有跟上補語標記音讀虛化的演變。

### 5. 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

狀態補語結構主要是描述動作或動作結果的情況，樟坪畚話的狀態補語標記為「得（taʔ7）」，相當於普通話的「得（tə0）」，四縣客話則是用「到（to5）」：

(37) 渠行得快很啊，我都跟嚟到渠个伴。(樟坪畚)

tei1 xaŋ2 taʔ7 cia1 xən3 a, ŋuai1 tu1 ken1 m2 tou1 tei1 ke  
p'oɛn1.

佢行到忒遽了，佢都跣毋到佢。(四縣客)

ki2 haŋ2 to5 t'et7 kiak7 e3, ŋai2 tu5 t'en2 m2 to3 ki2.

（他走得太快了，我都趕不上他。）

(38) 渠拿衫洗得淨□□嘢。(樟坪畚)

tei1 naŋ1 sən1 sai3 taʔ7 ts'in5 tɛ'il tɛ'il tɛʔ7.

佢膠衫褲洗到淨淨俐俐。(四縣客)

ki2 lau1 sam1 fu5 se3 to5 ts'iaŋ5 ts'iaŋ5 li5 li5.



(他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的。)

例句(37)(38)的「得」都是出現在動詞之後，前例所標記的是狀態，後者標記的是程度。

## 6. 小結

樟坪畬話補語標記「到」和持續體標記「倒」有音讀重疊的情形。「倒」和「到」都是效攝開口一等字，「倒」可讀為上聲或去聲，「到」則只有去聲一讀。由於畬話的古清去字今都歸讀為陰平調，所以樟坪畬話的「倒」和「到」聲調相同。「倒」作完成體標記時讀為  $tou3$ ，仍保有讀為上聲調的本調，作持續體標記的「倒( $tou1$ )」，應是借字，讀音和「到」字相同，才会有混讀、混用的情形，本字為趨向義的「到」字。與其他漢語方言的共時比較下，動量詞「到」是最存古的讀音；樟坪畬話兼有「透  $t'eu1$ 」字的用法，讀為陰平也是古清去調歸併的結果。

表1 樟坪畬話「到」與「倒」的音讀一覽

用 法	讀 音
到達義動詞「到」、「透」	$tou1$ 、 $t'eu1$
「倒」	$tou3$
動量詞「到」	$t'eu1$
持續體標記「倒」	$tou1$
結果補語標記「到」、「透」	$tou1$ 、 $t'eu1$
完成體標記「倒來」	$tou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四) 被動標記與處置標記

樟坪畚話的結構助詞「得」的語法化程度也不低，語義虛化後除了可作補語標記（讀音為 taʔ7，請參見上文）外，還可以作為被動標記，讀音為 tɛʔ7，相當於漢語普通話的「被」：

(39) 手伢仔得刀割啊一下，今朝齧人很啊。(樟坪畚)

ɛiu3 li tsoi3 tɛʔ7 tou1 koɛʔ7 a iʔ7 xɔ5, tɛin1 tɛu1 ŋaiʔ8 nin2  
xɛn3 a.

今晡日手指分刀仔割一下，當痛。(四縣客)

kim1 pu1 ŋit7 su3 tsɿ3 pun1 to1 e3 kot7 it7 ha5, toŋ2 t'uŋ5.

(手指頭被刀割了一下，今天非常刺痛。)

(40) 那个細妹仔得渠外婆接走哇。(樟坪畚)

nai2 kuai1 sai1 moi1 tsoi3 tɛʔ7 tɛiu1 ŋuai5 p'o1 tsɔuʔ7 tseu3  
va.

該細妹仔分厥姐婆接走了。(四縣客)

ke5 se5 moi5 e3 pun1 kia1 tsia3 p'o2 tsiap7 tseu3 e3.

(那個小女孩被她外婆接走了。)

(41) 渠个衫得人撕爛啊，眼鏡也得人踩碎呀。(樟坪畚)

tɛiu1 ke sɔn1 tɛʔ7 nin2 tsɿ1 loɛn5 a, nian3 tɛiaŋ1 ia3 tɛʔ7 nin2  
ts'ai3 sui1 ia.

佢个衫分人擘爛了，目鏡也分人另爛了。(四縣客)

ki2 ke5 sam1 pun1 ŋin2 pak7 lan5 e3, muk7 kiaŋ5 me5 pun1  
ŋin2 nang5 lan5 e3.

(他的衣服被人撕破了，眼鏡也被人踩碎了。)

吳語的金華方言也是以「得(tɛ t0)」作為被動標記，來源為「給予」義動詞與四縣客話相同。<sup>25</sup>樟坪畬話被動構式「NP1+得+NP2+VP」中，被動標記「得」的用法與四縣客話的「分」相同，都是作為施事者標記，而且，施事者(NP2)都不能夠省略，如例句(41)不能說成下面的句子：

\*渠个衫得撕爛啊，眼鏡也得踩碎呀。(樟坪畬)

\*佢个衫分擘爛了，目鏡也分另爛了。(四縣客)

漢語普通話則可以說成「他的衣服被撕破了，眼鏡也被踩碎了」，被動構式「NP1+被+NP2+VP」中的「NP2」可以省略，與客、畬話的用法不同。

樟坪畬話的處置標記「拿(naŋ1)」，相當於漢語普通話的「把」：

(42) 阿爹拿小明打啊一餐。(樟坪畬)

ai1 tia1 naŋ1 saʊ3 miŋ2 taŋ3 a i?7 ts'oen1.

阿爸攆小明打到當恠。(四縣客)

a1 pa1 lau1 seu3 miŋ2 ta3 to5 toŋ1 t'iam3.

(父親把小明打了一頓。)

(43) 你拿該張檯仔搬出去。(樟坪畬)

ni1 naŋ1 koi1 toŋ1 t'oi0 tsoi3 poen1 t'ui?7 ei1.

你攆這張桌仔搬出去。(四縣客)

ŋ2 lau1 ia3 tsoŋ1 tsok7 e2 paŋ1 ts'ut7 hi5.

(你把這張桌子搬出去。)

<sup>25</sup> 四縣客話的被動標記的來源為給予義動詞「分」。漢語方言中不乏以「得」為給予義動詞，或是以「得」作為被動標記，如武漢方言、黎川方言。其中，金華方言也是以給予義動詞「得」作為被動標記。請詳閱《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2002: 3875-3880);《漢語方言大詞典》(1999: 5586-5587)。

(44) 你拿那包東西拿入間裡去。(樟坪畬)

ni1 naŋ1 nai2 paʊ1 tuŋ1 sai1 naŋ1 iuʔ8 teian0 li3 ei1.

你摻該包東西拿入間項去。(四縣客)

ŋ2 lau1 ke5 paʊ1 tuŋ1 si1 na1 ŋip8 kien1 hoŋ5 hi5.

(你把那包東西拿到房裡去。)

樟坪畬話處置構式「NP1+拿+NP2+VP」中的「NP2」是受事者，「拿」的用法與四縣客話的「摻」都是作為受事者標記，不同的是四縣客話的「摻」是從伴隨者標記演變而來（請參見下文），而樟坪畬話的「拿」是從持拿義動詞語義虛化而來的。如例句（44）中前面的「拿」為處置標記，後面的「拿」作主要動詞用，具實質意義，與江西客方言（李如龍、張雙慶 1992；劉綸鑫 1999，2001）及永定客話（李小華 2014：57-58）相同；語法化過程為「持拿義動詞→處置標記」。

### （五）伴隨者標記

四縣客話的「摻（lau1）」為伴隨者標記<sup>26</sup>，樟坪畬話的伴隨者標記在語料中記錄為「□（leu1）」，不確定本字。按：《廣韻》摻：力求切，束也，捋也；又《集韻》力求切，物相交也（胡松柏、胡德榮 2013：207），本文認為同樣可以寫作「摻」：

(45) 我□鄉長一起去貴溪縣。(樟坪畬)

ŋuai1 leu1 eiŋ1 tŋ3 iʔ7 te'i3 ei1 kui1 eiuoɛn5.

俺摻鄉長共下去貴溪縣。(四縣客)

ŋai2 lau1 hioŋ1 tsoŋ3 k'iuŋ5 ha5 hi5 kui5 si1 ien5.

(我和鄉長一起去貴溪縣。)

<sup>26</sup> 四縣客話的「摻」與東勢客話的「同」用法大致相同，為伴隨者標記（江敏華 2006a：339-341）。

(46) 我□渠打架。(樟坪畬)

ŋuail leu1 tei1 taŋ3 kɔ1.

偃摻佢相打。(四縣客)

ŋai2 lau1 ki2 sioŋ1 ta3.

(我和他打架。)

例句(45)(46)的「leu1」都是作為伴隨者標記，句子中的謂語表示「NP1」與「NP2」共同參與的行為。此外，「leu1」也可以作為對象標記：

(47) □你講話。(樟坪畬)

leu1 ni1 koŋ3 fɔ5.

摻你講話。(四縣客)

lau1 ŋ2 koŋ3 fa5.

(跟你說話。)

例句(47)中「leu1」所標示的是謂語動詞施作的對象，謂語動詞所表示的通常是單向的行為。四縣客話的「摻」除了這兩種用法，尚可作為來源標記、受益者標記，以及受事者標記，而且，四縣客話「摻」後面所接的第三人稱有虛指的情形，語法化的程度更高。

## (六) 短時貌標記

樟坪畬話表示動作短暫進行的用法為「VV 嘍 (tɛʔ7)」及「V 下嘍」，兩者都具有嘗試義，差別在於「V 下嘍」著重在動量的少或是時量的短（稱為「嘍<sub>1</sub>」<sup>27</sup>）：

<sup>27</sup> 樟坪畬話的「嘍」雖然用法廣泛，大致上仍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作為短時貌標記以及副詞後的「嘍<sub>1</sub>」（副詞後的「嘍<sub>1</sub>」相當於漢語標準語的「的<sub>1</sub>」（朱德熙 1890），其他的皆歸為「嘍<sub>2</sub>」。

- (48) 該行筆蠻好，我來寫寫嘍<sub>1</sub>。(樟坪畬)  
koi1 xaŋ2 piʔ7 moen2 xou3, ŋuai1 loi2 sia3 sia3 tɛʔ7.  
這支筆當好，佢來寫看啊。(四縣客)  
ia3 ki1 pit7 toŋ1 ho3, ŋai2 loi2 sia3 k'on5 a3<sup>28</sup>.  
(這隻筆很好，我來寫一寫。)
- (49) 你來較較嘍<sub>1</sub>該□衫。(樟坪畬)  
ni1 loi2 kau1 kau1 tɛʔ7 koi1 iaŋ1 sɔn1.  
你來試看啊這領衫。(四縣客)  
ŋ2 loi2 ts'ɿ5 k'on5 a3 ia3 lian1 sam1.  
(你來試試這件衣服。)
- (50) 你來嗅下嘍<sub>1</sub>該朵花香嘸香。(樟坪畬)  
ni1 loi2 ɕiuŋ1 xɔ5 tɛʔ7 kuai1 to3 xɔ1 ɕioŋ1 ɕioŋ1.  
你來鼻看啊這蕊花有香無。(四縣客)  
ŋ2 loi2 p'i5 k'on5 a3 ia3 lui1 fa1 iu1 hioŋ1 mo2?  
(你來聞聞這朵花香不香。)
- (51) 先睇下嘍<sub>1</sub>電視起，再來做作業。(樟坪畬)  
sien1 t'ai1 xɔ5 tɛʔ7 t'ien5 sɿ5 tɛ'i3, tsuai1 loi2 tso1 tsoʔ7 nie8.  
先看一下電視，正來寫作業。(四縣客)  
sien1 k'on5 it7 ha5 t'ien5 sɿ5, tsan5 loi2 sia3 tsok7 ŋiap8.  
(先看看電視，再來做作業。)

<sup>28</sup> 四縣客話短時貌標記的「啊」(例句(48)(49)(50))，實際讀音也會因前字韻尾影響而有連音變化，變化規律請參見羅肇錦(1988: 68-74,85-93)。本文一律標本調。

例句(50)(51)的短時貌構式是由「V一下嘍」省略數詞「一」後變成「V下嘍」(劉綸鑫 2008: 143), 表示樟坪畬話的短時義是由動量詞「一下」而來的, 和四縣客話的短時貌用法相同, 如「寮一下」、「研究一下」等。江敏華(2013b: 186-205)指出臺灣客話表示短時貌及嘗試貌的方式在單音節動詞及雙音節動詞並不相同, 藉此推論「(試)V(看)啊(咧)」動詞後的「啊咧」是短時貌的核心用法, 動詞重疊的「VV啊咧」則是後期的演變, 而且, 「啊咧」在語流中常會合音連讀成「啊(a3)」。「啊(a3)」就是動量詞「(一)下」的「下(ha6)」丟失擦音聲母而來的, 不論何種情況「啊」都必需出現, 可以視為臺灣客話的短時貌標記。

樟坪畬話「V下嘍」的「下(xo6)」讀為陽去調, 與四縣客話及各方言中短時貌成分的聲調一致, 也就是說, 「V下嘍」的「下」的來源是動量詞, 而不是趨向動詞讀為陰平的「下(xo1)」。<sup>29</sup>另外, 樟坪畬話「嘍」的用法非常廣泛, 能產性很高, 每種用法中的「嘍」都不能單獨存在, 也不能省略, 是粘著的、連用的(bound), 作為短時貌形式的「嘍<sub>1</sub>」亦不能省略。本文認為樟坪畬話例句(48)(49)表示短時貌的「嘍<sub>1</sub>」, 相當於臺灣客話「啊咧」合音省併後的「啊(a3)」, 是樟坪畬話的短時貌標記。四縣客話的短時貌形式「(試)V(看)啊(咧)」在發音人口中只剩「V看啊」和「V一下」。

樟坪畬話的「嘍(teʔ7)」, 除了作為短時貌標記外, 還可以用來表示處所或方位。「嘍<sub>2</sub>」<sup>30</sup>所表示的方位為物體的上方, 也具有「裡面」、「範圍中的某處」之意, 相當於四縣客話的單純方位詞「項」:

<sup>29</sup> 各方言中的短時貌標記都是讀為陽去調, 其來源為動量詞而不是趨動詞(江敏華 2013b: 193-197)。

<sup>30</sup> 江西客贛方言也有「嘍<sub>2</sub>」的用法, 是使用率很高的後綴(te/teʔ7), 一般普通話用「子」的都可以替換。請參見李如龍、張雙慶(1992)第六章「客贛方言詞語對照表」。

表 2 樟坪畬話方位詞詞例

詞例	表示方位	相當於四縣客話
凳嘢 <sub>2</sub> (凳子上) 椅仔嘢 <sub>2</sub> (椅子上) 寮嶼嘢 <sub>2</sub> (屋頂上) 唇嘢 <sub>2</sub> (邊緣上)	上面	項
嘴嘢 <sub>2</sub> (嘴裡) 寮嘢 <sub>2</sub> (屋裡) 河嘢 <sub>2</sub> (河裡) 鄉嘢 <sub>2</sub> (鄉裡)	裡面	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2) 你去街市嘢<sub>2</sub>吧？(樟坪畬)

ni1 ei1 tei1 sɿ5 tɛʔ7 peʔ

你去上街係無？ / 你去街上係無？(四縣客)

ŋ2 hi5 soŋ1 kiel he5 moʔ

(你去上街嗎？)

(53) 我寮嘢<sub>2</sub>無人。(樟坪畬)

ŋuai1 lau2 tɛʔ7 mou2 nin2.

偌屋家無人。(四縣客)

ŋai2 vuk7 k'a1 mo2 ŋin2.

(我屋裡沒人。)

(54) 鑊嘢<sub>2</sub>嘸曉還有飯啊未？(樟坪畬)

voʔ8 tɛʔ7 m2 eiɿ3 xan2 xo1 p'oɛn5 va moi5ʔ



鑊仔肚毋知還有飯無？（四縣客）  
 vok8 e3 tu3 m2 ti1 han2 iu1 fan5 mo2?  
 （鍋裡還有沒有飯？）

- (55) 渠拿畫貼分牆嘍<sub>2</sub>。（樟坪畬）  
 teiu1 naŋ1 fə5 t'əuʔ7 puŋ1 ts'ioŋ2 tɛʔ7.  
 佢膠畫貼到壁項。（四縣客）  
 ki2 lau1 fa5 tiap7 to5 piak7 hoŋ5.  
 （他把畫貼在牆上。）

例句(52) - (55)的「嘍<sub>2</sub>」是單純方位詞，必需和其他成分結合成名詞組，以表示方位處所或時間，也可以加上其他的方位詞形成合成方位詞，如「唇嘍<sub>2</sub>」。「嘍」在樟坪畬話中也可作結構助詞，一般是用在單音節形容詞重疊結構之後，如「AA嘍<sub>2</sub>」。作狀語時，相當於漢語普通話的「的<sub>2</sub>」（朱德熙 1980：74-77），如例句(56)(57)：

- (56) 天氣慢慢嘍<sub>2</sub>冷下來。（樟坪畬）  
 t'an1 tɛ'iu1 moen5 moen5 tɛʔ7 laŋ1 xə5 loi2.  
 天時慢慢仔冷下來了。（四縣客）  
 t'ien1 sɿ2 man5 man5 e3 laŋ1 hal loi2 e3.  
 （天氣漸漸地冷下來了。）

- (57) 好好嘍<sub>2</sub>讀書。（樟坪畬）  
 xou3 xou3 tɛʔ7 t'uʔ8 su1.  
 煞猛讀書。（四縣客）  
 sat7 maŋ1 t'uk8 su1.  
 （好好的讀書。）

- (58) 那个細崽成晝嘍<sub>1</sub>叫，未歇一下。(樟坪畬)  
 nai2 kuai1 sai1 tsoi3 saŋ2 tiu1 tɛʔ7 vo3, moi5 sɛʔ7 iʔ7 xo5.  
 該隻細人仔噉歸日仔，無停。(四縣客)  
 ke5 tsak7 se5 ŋin2 e3 kieu5 kui1 ŋit7 e3, mo2 t'in2.  
 (那個小孩成天的哭，沒停一下。)
- (59) 雪成晝落，未住一下。(樟坪畬)  
 soɛʔ7 saŋ2 tiu1 loʔ8, moi5 t'u5 iʔ7 xo5.  
 雪落歸日仔，無停。(四縣客)  
 siet7 lok8 kui1 ŋit7 le3, mo2 t'in2.  
 (雪整天的下，沒停一下。)

有時則是用在副詞之後，如例句(58)，相當於漢語普通話的「的1」(朱德熙 1980: 70-74)，一般書面寫成「地」，這種句子中的「嘍<sub>1</sub>」可以省略，如例句(59)。例句(56)中的「嘍<sub>2</sub>」，四縣客話可以用「仔(e3)」替代，例句(57)-(59)四縣客話則是用零形式表現。漢語普通話「的2」前面的「AA」有兩種性質，一種一定得接「的」，另一種則是可以省略(朱德熙 1980: 74-77)；四縣客話「AA」後面的「的2」在「慢慢」與「好好」有不同表現。例句(56)四縣客話不說「慢慢」而是說「慢慢仔」，而「你愛好好讀書」的「好好」則是不加「仔」。<sup>31</sup>

樟坪畬話的單音節形容詞重疊「AA」後面，一定要加「嘍<sub>2</sub>(tɛʔ7)」才能作為句子的成分，「嘍<sub>2</sub>」在語流中輕讀，例如：烏烏嘍、紅紅嘍、短短嘍、矮矮嘍。這種重疊形式在句中作定語時，後面一定要加定語標記「个(ke)」，和梅縣客話相同(林立芳 1997: 124-125)。

<sup>31</sup> 發音人認為普通話的「好好讀書」或「好好吃飯」，四縣客話是用「煞猛」或「認真」來形容，用「好好」很奇怪。亦可參見「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慢慢」及「好好」詞彙。

- (60) 渠拿衫洗得淨□□嘍<sub>2</sub>。(樟坪畬)  
 teiul naŋ1 sən1 sai3 taʔ7 ts'in5 te'il te'il teʔ7.  
 佢摻衫褲洗到淨淨俐俐。(四縣客)  
 ki2 lau1 sam1 fu5 se3 to5 ts'iaŋ5 ts'iaŋ5 li5 li5.  
 (他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的。)
- (61) 渠着啊一□淨□□嘍<sub>2</sub>个衫褲。(樟坪畬)  
 teiul toʔ7 a iʔ7 iaŋ1 ts'in5 te'il te'il teʔ7 ke sən1 fu1.  
 佢著等一身淨淨俐俐个衫褲。(四縣客)  
 ki2 tsok7 ten3 it7 sŋ1 ts'iaŋ5 ts'iaŋ5 li5 li5 ke5 sam1 fu5.  
 (他穿了一套乾乾淨淨的衣服。)
- (62) 該□<sup>32</sup>衫紅紅嘍<sub>2</sub>，□好睇。(樟坪畬)  
 koil iaŋ1 sən1 fuŋ2 fuŋ2 teʔ7, xan2 xou3 t'ai1.  
 這領衫紅紅，當好看。(四縣客)  
 ia3 liaŋ1 sam1 fuŋ2 fuŋ2, toŋ1 ho3 k'on5.  
 (這件衣服紅紅的，很好看。)
- (63) 該□紅紅嘍<sub>2</sub>个衫□好睇。(樟坪畬)  
 koil iaŋ1 fuŋ2 fuŋ2 teʔ7 ke sən1 xan2 xou3 t'ai1.  
 這領紅紅个衫，當好看。(四縣客)  
 ia3 liaŋ1 fuŋ2 fuŋ2 ke5 sam1, toŋ1 ho3 k'on5.  
 (這件紅紅的衣服很好看。)

例句(61)的「淨 te'il te'il 嘍<sub>2</sub>」與例句(63)的「紅紅嘍<sub>2</sub>」是句子中的定語成分，所以後面要加上助詞「个」。作謂語、狀語或

<sup>32</sup> 樟坪畬話語料中表示衣服的單位「iaŋ1」都是以「□」表示，只有此句是用「件」，跟四縣客話比較可以推斷其本字應該為「領」。

補語時，如例句（60）（62）則不需加上助詞，江西省的客、贛語也都有「AA+詞尾」或「AA 个」的構式，作定語時同樣也必需加上助詞「个」（客話 ke，贛語 ko）才能作為句子的成分。作狀語、補語時，有強調其程度的意味。

### （七）小結

樟坪畚話的「嘍 (teʔ7)」大致可分為「嘍<sub>1</sub>」與「嘍<sub>2</sub>」兩類，兼有短時貌標記、方位詞、結構助詞等功能，本身沒有實質的意義，粘著性強，讀音為輕讀、促化是虛詞弱化後的表徵，是典型的語法化標記。樟坪畚話的「得」依讀音也可分為兩類，作結構助詞或補語標記時讀成 taʔ7，作為被動標記或詞彙化的「得」，如「記得」、「曉得」則讀為 teʔ7，讀音和「嘍」相同。兩者的區別在於「得」都是「V 得」構式，而「嘍」都是作為後綴，至於「得」變讀為 teʔ7 的原因，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 五、結論

客話、畚話都是漢語方言，從語法標記的虛化程度瞭解兩者在語法上的差異，最能夠將漢語方言分析性與孤立性的特色表現出來。本文從現有的江西樟坪畚話出發，以共時的角度對照比較（表 3）發現，樟坪畚話的語法標記所具備的功能和四縣客話一致，語法標記所使用的詞彙則有些不同。像是樟坪畚話的被動標記及處置標記詞彙與江西的客、贛方言較一致。

表 3 樟坪畚話與四縣客話語法標記的差異

	江西樟坪畚話	臺灣四縣客話
引介處所標記	在+L+V V+分+L	在+L+V / 到+L+V V+在+L / V+到+L

持 續 體 標 記	V 倒	V 等
補 語 標 記	結 果 補 語	V 到 V 不到
	可 能 補 語	V 得 V 不得
	趨 向 補 語	V+得+趨
	完 成 體 標 記	V 得
	程 度、狀 態 補 語	V 得
被 動 標 記	NP1+得+NP2+VP	NP1+分+NP2+VP
處 置 標 記	NP1+拿+NP2+VP	NP1+摻+NP2+VP
伴 隨 者 標 記	摻 (leu1)	摻 (lau1)
短 時 貌 標 記	VV 嘢 <sub>1</sub>	VV 啊
	V 下嘢 <sub>1</sub>	V 下咧
單 純 方 位 詞	體詞+嘢 <sub>2</sub>	體詞+項
單音節形容詞重疊結構之後	AA 嘢 <sub>2</sub> +定語標記「个」	AA+定語標記「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樟坪畬話的語法標記有幾個特點，像是語法化程度頗高的「嘢」，1.語義已經虛化；2.粘著性強，不可以省略；3.語音弱化為輕讀，有促化的現象；4.用法多樣性，可以作為方位詞、結構助詞或是短時貌標記；5.每種用法都是專用的，各個標記的語法構式不同，所表達的意義也不同，彼此互不抵觸，說明這些標記都具備虛詞的特性。

樟坪畬話與四縣客話語法標記的多樣性，可以從虛詞的語法結構看出端倪。以引介處所的標記「在 (ts'oi1)」為例，四縣客話動詞前的構式必需先上處所詞組；處所標記還可以作為來源標記。樟坪畬話

動詞前與動詞後的處所標記來源雖不相同，但是可以不加處所直接放在動詞的前面，語法結構完全受到漢語普通話的影響。此外，四縣客話動詞前或動詞後都保有口語常用的「到 (to5)」及「著 (ti5)」這兩個處所標記，樟坪畬話動詞前的處所標記則只剩下「在 (ts'oi1)」，前一個演變階段是空白的。<sup>33</sup>樟坪畬話與四縣客話「在」的演變過程相同，演變速度不同，各自留下漢語普通話影響的痕跡。然而，樟坪畬話體現的是值得加以探究的空白，可以作為臺灣客話之借鑑。

---

<sup>33</sup> 感謝審查人之一提示樟坪畬話的「買、賣」有別，以及「還」、「嗅」的念法，都呈現官話、贛語的影響，所以處所標記只剩「在」並不讓人意外。比對各省的畬話（游文良 2002：413,431,433）即可發現畬話的繫詞「是」兼有處所標記功能。繫詞在許多方言中同時也是存在動詞（劉丹青 2002），像是徽語、吳語，以及白語。畬話的「是」從繫詞到處所標記的語義演變，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 參考書目

- 中西裕樹，2010，〈論畬話的歸屬〉。《歷時演變與語言接觸—中國東南方言》24:247-267。
- 毛宗武、蒙朝吉，1986，《畬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北京輝煌前程圖書發行有限公司，2004，《王陽明全集（四）》。北京：學苑音像出版社。
- 朱德熙，1980，《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江敏華，2006a，〈東勢客家話「同」與「分」的語法特徵及二者之間的關係〉。《語言暨語言學》7（2）：339-364。
- \_\_\_\_\_，2006b，〈臺灣海陸客家話處所介詞「TU5」的用法及來源——兼論持續體標記「TEN3」的來源〉。《中國語言學報》9（1）：95-120。
- \_\_\_\_\_，2007，〈東勢客家話的動補結構初探〉。《中國語言學報》35（2）：225-266。
- \_\_\_\_\_，2013a，〈台灣客家話動趨結構中與體貌有關的成分〉。《語言暨語言學》14（5）：837-873。
- \_\_\_\_\_，2013b，〈客家話的短時貌標記「下」——從動量詞到狀態/程度補語標記〉。《臺大中文學報》43：177-210。
- \_\_\_\_\_，2013c，〈臺灣客家話中引介處所/時間的介詞—跨方言及文獻的考察〉，論文發表於「日本中國語學會第63屆全國大會」，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2013年10月26-27日。
- 江藍生，2014，〈連-介詞表處所功能的來源及其非同質性〉。《中國語文》6：483-497。

- 吳中杰，2004，《畚族語言研究》。新竹：清華大學語言所博士論文。
- 李小華，2013，〈客家方言助詞“倒／到”的語法功能及其來源〉。《龍巖學院學報》31（3）：1-6。
- \_\_\_\_\_，2014，《閩西永定客家方言虛詞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張雙慶，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榮，2002，《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
- 沈家煊，1995，〈「有界」與「無界」〉。《中國語文》5：367-380。
- 林立芳，1997，《梅縣方言語法論稿》。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 柯理思，2003，〈從河北冀州方言對現代漢語[V在+處所詞]格式的再探討〉。144-154，收錄於戴昭銘主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
- 胡松柏、胡德榮，2013，《鉛山太源畚話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胡德榮，2008，《鉛山太源畚話的體貌系統》，江西：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徐通鏘，2008，《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高增霞，2005，〈處所動詞、處所介詞和未完成體標記——體標記“在”和“著”語法化的類型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4：68-73。
-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出版。



- 張振興，2002，〈《方言》與方言語法研究〉。1-13，收錄於戴昭銘主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張德歲、唐愛華，2010，〈宿州方言中的“給”〉。《宿州學院學報》25（7）：47-60。
- 張雙慶主編，1996，《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許寶華、宮田一郎，1999，《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
- 游文良，2002，《畬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劉丹青，1996，〈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9-33，收錄於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劉綸鑫，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_\_\_\_\_，2001，《江西客家方言概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_\_\_\_\_，2008，《貴溪樟坪畬話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謝永昌，1994，《梅縣客家方言志》。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羅美珍，1980，〈畬族所說的客家話〉。《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76-88。
- 羅肇錦，1988，《客語語法》。臺北：學生書局。
-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
- 教育部重編國語詞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index.html>

